

荷塘向寒

□孔祥秋

荷，我喜欢。在这料峭时节，也常到荷塘边走走，抑或坐下来，与满眼的萧瑟对望。

最早的时候，我是喜欢盛时的荷，绿的茎，绿的叶，红的白的朵，惹人心旷神怡。在百花之中，只有荷是如此不远不近，端端正正地开在胸间，上有天光，下有云影，在红尘内外闪烁着。在我心中，荷，永远不老，也不应该老。所以，秋风一起，我便不再看荷。

真正认识荷和喜欢荷，却是因为一个我并不喜欢的男人。我的老家原本是没有荷的，坑塘倒是不少，只是那素素淡淡的水，映照的是那时候素素淡淡的清贫之影，无色无香。那个男人，依塘筑起一间小小的泥屋，日子就是一小锅、一薄被。他是一个二十四节气之外的男人，全然不是乡下人的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。

他，不为村里人喜欢。

他，也不为我喜欢。连带那水塘，我也不喜欢了。那里，我就有意无意地绕开来，有时候实在无法回避，就会快步跑过去，目不斜视。其实在很多人的心里，都怕被那懒散之气沾染。

那一年夏天，我从小巷子里走过，忽然一片红绿之影，从院落的空隙间闪进了眼帘。我有些惊讶，那原本被我割裂在乡亲之外的水塘，竟然开满了荷花。

那时乡间的花朵，我都喜欢，甚至是素素净净不起眼的枣花，都记挂在心里。可没有哪朵花像这荷一样，让我有一种别样的感觉。像月亮吧，又不那么高远；像窗影吧，又不那么虚幻。众多的花是可以持拿在手中的，这荷，却让人生出捧在掌心的爱怜。

这荷，可是天赐的花朵，让我勤劳朴实的乡村簪花满头？

我已很久没有靠近那水塘了，这荷，竟然和那男人有关，是他栽下了莲藕，几年的泅生，渐渐满了水塘。这更让我惊讶。再看那个男人的寒酸身影，却再生厌。他行走在泥屋与荷塘之间，竟然有了一种水墨画的味道。我知道他没有什么文化，可依然无端地以为像诗词文人一样，披衣在月光里，绕着荷塘漫步。如此静心赏荷，采莲藕补贴生活，真的是有几分古隐者的味道。

与荷在夏日里初相识，也就一直喜欢有荷的夏日。我想，大多数人也是如此吧？那种丰盈的时节，都是许多爱荷人的心头好。

枯荷，我一直忽略着。与枯荷真正的相望，却是因为一只鸟。小城里花开最美的荷塘，几乎夏日的每一天我都会去。那是一个早晨，随着一声啁啾，我眼前的荷花上忽然就落了一只小鸟。它，那么精致，那么秀美，像花的蓓蕾。这是我第一次认识翠鸟，那感觉，就像当年第一次看到荷花。

有了荷的喜欢，有了鸟的喜欢，那荷塘，我更是不舍步履。荷，依水摇曳；鸟，凭荷而鸣；我，立岸生欢。这般一天天，竟然不觉季节已经向寒。我忽然发现，翠鸟站立的竟是一个风干了的莲蓬。再看那满塘的荷，都已憔悴了。这残荷，或孤蓬向天，或独影萧立，或断折低伏，都以一种硬朗的姿态，以质感的傲气，画着这猎猎寒阵。

在这向寒的荷塘边，回忆一路荷事。那个男人是锦绣之中的寒影，这只小鸟则在萧瑟之中翠影依然，如此截然相对的色香，却是默契相生。

不管有没有风，不管有没有雨，荷一直在那里。而动的我和动的鸟，则是需要相互等待。于是，我在等待里，对这老去的荷有了细细地打量 and 思量。锦绣生娇，清寒有骨。荷，不仅美在一季。

枯荷，更有禅意。每一颗经过岁月打磨的心，都不是老去，而是无为而为，褪去烟尘，于不动声色中收尽风雨，向慈悲。凝结而成的莲子，也就如舍利一般，千年不朽。

一孔之见



给冬天“补”红妆

□李秀芹

朋友退休后，在乡下租了一块地，盖了几间房，养鸡、种地，过起了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。周末去她家玩，远远地瞅见她家院子里一大串红灯笼高挂在树上，大门上还贴着对联。

走进院子，看到门框上也贴着对联，甚至花盆上也贴了红纸。我心里想，看来朋友家有喜事，她家孩子已经结婚，估计是同族的孩子结婚给贴上的。

在院里驻足喊人，朋友闻声出来，我用眼睛挑了一眼对联，问，家里谁结婚？朋友回答，冬天结婚。

冬天？冬天是谁？我问。朋友笑着解释，冬天不是人名，是季节。她家那口子闲来无事，将冬天这位素姑娘打扮成新媳妇啦。

谈话间，朋友的爱人也从屋里出来，边招呼我进屋喝茶边说，别听她瞎说，我这顶多算把冬天装扮成过年的模样。他这样一解释，我瞬间感觉他们家还真有点过年的味道，红红火火，喜气洋洋。

朋友和我吐槽，说她爱人自从开始学书法，每天都练字，如今字写得差不多了，但写了送人肯定没人要，甚至无处摆展，便写完贴门上、墙上甚至厕所里。家里的对联隔几天就换一遍，始终保持新纸新字新气象。为了衬托对联，他还配套写了喜字、福字到处贴。前几天还买了一串红灯笼挂在了树上，说是增添节日气氛。

朋友虽然嘴上“讽刺打击”，但看得出心里美滋滋的。我坐了半日，与友喝茶、闲聊，不时瞧瞧外面风景：冬日的小院，花草枯落，树叶凋零，本该一派肃杀之象，让人心生悲凉。但是经过红色系列的装饰，小院一下鲜活亮丽起来。冬天的底色纯净单调，更加突出了红色的热情奔放，就像一位身披红色斗篷的少女，若站在繁花绿树间，不觉显眼，但若立于白雪覆盖的山野，便一下点燃了众人的目光。

那天，我在冬日访友，恍惚间有种春节串门的心境，交谈也说起过过年话，那些哀愁忧伤的话儿好像与“时令”不符。朋友的爱人说了一句话，我感慨颇多。他说，人到了老年，余日不多，不知道还能过几个春节，所以呀，要珍惜光阴，要把每一天都过成“年”的模样。夏天将家装饰成冷色调，冬天将家装饰成暖色调，互补时令，也抚慰了心情。

其实，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，总在流逝递减。从这个冬天开始，我们以春节的姿态过好每一天，把每一天都过得喜气洋洋，在内心的角角落落都贴满喜庆，让大红灯笼从心里升腾起来，多说暖言，多展笑颜。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向冬天和生命致敬，在温暖干净的时光里静等春暖花开。

雨的情诗

□陈祐仪

写一首情歌
送给雨天
写一首旧诗
送给雨滴
我歌颂雨天
不止是它的润泽
更是它浇透一切的力量
我歌颂雨滴
歌颂它的无畏
也赞颂它洗涤一切之宗旨
还有它包容万物之身
我不爱打伞
只因为雨的平和
我很少打伞
只因为雨的热情
雨雾天
空气很静
天色已暗
故人已去
静静地
望着窗上凝着的雨
多想将时间
如这窗上之雨一样定格
只可惜
我并非改变一切的神灵
我只是雨的信徒……

屋檐冰凌

□王振千

冬把
春的心事
雕琢成
晶莹的诗行

太阳
笑眯眯地
释译

墙根的牡丹
一点一滴地
阅读